

第三十六回 武洪昆獨打仇人

〔先聲戲蝴蝶〕調

詞曰：

西湖惡打，洪、童莫辨真假。喪膽亡魂，在拳底腳下。當日成衣鋪聞名駭怕。今日黃河邊，真洪昆錯認假童昆，又打得東逃西竄如奔馬。

棗核釘自從考了六等，當堂發落，褫革衣衿，打了板子，杭州城裏那班在學的朋友都不與他交接，他也沒臉面到街上來玩耍，在家又久坐不住。此時胡宗憲開假在京，他想到父親任上遮遮羞。

這一日，寂悄悄跑到趙懌思家說：“大爺，一向少來候安。

”趙懌思說：“老彪，你怎麼考取一等第一名，忽又降到六等，連底子都勾的了，還要打上三十大板？我不知的確，你把原由說來我聽。”棗核釘說：“大爺有所不知，晚生只為太要好了，反做出這不好的事來。正逢歲考年頭，弄些手眼，把陳保元的文章割去卷面，就算晚生的等第。被那該死的宗師察出弊竇，還說：‘理當奏辦，從寬處結’，丟了個大丑。所以不好出門，遲到今日纔來談談。大爺，我若硬著頭皮去考真歲考，就是文理欠通也不過考列四等，還不得到老六。無奈李戴張冠，弄巧成拙。八百兩雪花銀用得可惜。三十個毛竹板打得生疼。這是自己作孽，也不怪人。我覺得倒有一件事替大爺不服。大爺是堂堂工部尚書的公子，做官是個四品京堂，一呼百諾，怎麼被童昆、洪昆兩次三番挫折，竟無可如何。外人說大爺好像個逍遙兒上的兔子，十點兒，呵著尾巴在家裏蹲。沉童昆、洪昆一個是漏網強盜，一個是邪教妖人。聽說他們還要到京謀干。難道大爺反躲避這這兩個雜種不曾？世間伏路相逢之事頗多。若在京裏遇著他們更好復仇。”趙懌思說：“老彪說得有理，就要你同我去纔不寂寞。”棗核釘說：“晚生自然奉陪。大爺多帶盤纏，多帶打手。倘在路上遇著他們，就結果了性命，卻也不難。這九月十五日是個良辰，寅時起身最好。”

棗核釘當晚回去，到十四日僱船，諸事齊備。十五日大早隨趙懌思登舟。路上行了二十余日，十月初旬到了王家營，僱定大車，正要渡黃，棗核釘忽見黃河邊上來了一人，向趙懌思說：“大爺，事有湊巧，前面走的好像小洪，溜下單來了。我高叫他一聲，如果是洪昆，他手無縛雞之力，在張成衣鋪裏馮教師一手就抓起來了。今日不必費大爺清心，我胡彪一人就結果他了。”棗核釘高叫道：“洪昆那裏走？找你多時。”洪昆回頭一看，認得是棗核釘，後面跟著多人。心中暗想道：“我如今那裏怕你？”佯為不知，仍向前走。棗核釘早已趕上打來洪昆不慌不忙，用手輕輕一格，棗核釘“勃通”跌倒，跌得冒頭驢子似的。爬起來就是一頭。洪昆閃開讓過，棗核釘一頭撞到空處，又跌個狗吃屎的筋斗，把門牙跌去，鮮血淋淋，跌得昏天黑地。忽然上前打一恭，說：“得罪客人，我錯認人了。

原來你不是洪昆。冒昧，冒昧！”洪昆笑道：“你是棗核釘。

我怎麼不是洪昆？”棗核釘聽叫他混名，吃了一驚，疑惑起來說：“既是洪昆怎麼有這等膂力？”往後招手叫：“大爺，帶家將一齊都來。”洪昆說：“我本不找你們，你們偏要來送死麼？”

棗核釘勉強說道：“我不過腳下打了個滑踏，你就誇起嘴來。大爺，我們都動手，打死他罷。”趙懌思稍稍有幾著毛拳，帶了數十名打手，一齊上來。洪昆把那些家將打得紛紛落水，一手提起趙懌思向棗核釘身上摔來，兩人一撞，都倒在地。洪昆說：“饒你兩條狗命，快些去罷！”棗核釘說：“我們命裏該應少拳頭債，怎麼一手抓得起來的洪昆如今忽然就會打人？”

今日不要命了！快些爬起來，一定與他見個誰勝誰敗。”那些家將在河裏爬起，好似些水鴨子一般，不敢向前。趙懌思聽棗核釘的逼話，不得不來幫他，兩人又動手打來。洪昆把棗核釘踩在腳下，把趙懌思抓在手中，左右開弓打嘴。棗核釘叫饒道：“洪爹爹，洪祖宗！饒你兩個孫子罷，以後再不敢惹洪爹爹、洪祖宗了！”

這一打，與童昆在西湖上相似。洪昆撒手放了趙懌思，松腳放了棗核釘。兩人站起面面相覷。

棗核釘說：“奇怪，奇怪！童昆威振西湖中，洪昆武耀黃河外。打手一腳直利害。晚生這裏尿尿直流，大爺那裏齒牙敲壞。問家將何在，只剩我兩人還他拳頭債。”棗核釘指著河船說：“大爺，勢頭不好，還是快跑。”兩人渡過河，見那些家將先過河來，棗核釘說：“你們太沒用了。我與大爺還被得住他幾拳。”有詩為證。

詩曰：

變幻離奇事可疑，武夫文士不同時。

只因誤聽洪昆字，錯認英雄總不知。

趙、胡渡過河去，洪昆站在黃河邊岸上說：“今日若無童老伯先師傳授武藝，必遭毒手。謝天謝天，兼謝先師。”